

東漢楊孚《異物志》對異域的觀察與建構*

林屏汝**

摘要

漢魏六朝以「異物志」為名的一類作品出現，以對邊境物產的紀錄為核心，發展出與史書、地理書籍不同的書寫系統，反映此一時期中原對邊地的觀察視角與認識方式。

本文以東漢楊孚的《異物志》為主要的討論對象，首先藉由文本中對物象的紀錄探析《異物志》不同於其他地理博物志怪書籍的書寫特色，並分析記述中如何展現出觀察者對異物與異地的關注。其次，比較史傳、詩賦則見《異物志》的作者並不全然將邊陲地區視為遠隔的陌生之地，而更呈現將異地知識納入「常」的企圖。《異物志》一方面因接觸異物、異域而形成新的感覺結構；另一方面又可以從文本中描繪出充滿南方風情的圖景，看見作者藉中原既有的異物知識建構起的理想南方。

關鍵詞：異物志、楊孚、異域、空間

* 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意見，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

一、前言

異物志為漢唐之間¹出現的一類以紀錄中原以外的邊地之地方風俗、物產、自然環境的地理類典籍，於《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等史書中多被歸類為史部地理類著錄。²根據王晶波的考察，目前可知的漢唐間異物志典籍至少有二十餘種，包含現知最早以「異物志」命名的東漢楊孚《異物志》、三國吳朱應《扶南異物志》、三國吳萬震《南州異物志》、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三國蜀譙周《巴蜀異物志》等。³異物志中所載之內容範圍多以地域為限，在書籍名稱中亦多冠以地名。⁴異物志的書寫模式祖述《山海經》，是對邊地的異人、異物與奇風異俗的觀察與紀錄，然其記述風格又不同於《神異經》、《博物志》一類志怪博物著述以周遊天下的環視眼光看待地理空間，而是停駐於某地聚焦的觀察與紀錄。

關於異物志的寫作動機多數研究者皆注意到與東漢魏晉以來中原與邊地往來頻率增加，並開始有貿易、朝貢等政治經濟層面的互動模式出現相關；⁵郁冲聰則以東吳交州地區的異物志為研究焦點，認為異物志的產生與帝國政權向邊地汲取資源發展經濟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⁶另有學者主張「欲求異物」之說，認為此類典籍是中土士民刻意「求異」的產物。⁷此外，胡頌〈植物與帝國：《南方草木狀》與魏晉時期的嶺南記憶〉一文同樣從帝國與邊境的視角進入，而更強調異物志中將南方納入天下的帝國知識拓展。⁸

異物之「異」有著「異地、異域」或「神異、奇異、怪異」之意，標誌出既有知識的邊界也反映人面對未知的心態，因此，如何書寫異物便映照出了人們觀看與接受新世界的態度。在前輩學者對異物志的研究成果中，可見對異物志的關

¹ 本文中以出於漢唐之間的異物志一類文體為考察對象，類似的文體於中晚唐後也曾大量出現，但這兩時段所出的異物志體式雖有所承繼，寫作動機與目的則大不相同，因此本文中的討論仍以漢唐之間異物志為範圍。關於中晚唐異物志研究可參見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 50 卷第 1 期（2021 年 3 月），頁 19-60；郁冲聰：〈中古物產專志的產生與流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36 卷第 3 期（2021 年 7 月），頁 59-69。

²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0 年第 1 期，頁 178-184。

³ 王晶波：〈《異物志》的編纂及其種類〉，《社科縱橫》1993 年第 4 期，頁 65-68。

⁴ 關於異物志的記述特點郁冲聰在〈中古物產專志的生產與流變〉一文中有詳細的說明。見氏著：〈中古物產專志的生產與流變〉，頁 60-62。

⁵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65-566。

⁶ 郁冲聰：〈從幾種《異物志》看東吳對交州的統治——兼對東吳交州地區《異物志》產生原因在探析〉，《中國地方誌》2017 年第 10 期，頁 24-33。

⁷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70。

⁸ 胡頌：〈植物與帝國：《南方草木狀》與魏晉時期的嶺南記憶〉，《臺大中文學報》第 67 期（2022 年 3 月），頁 49-92。

注多集中於對異地的接觸以及新知識體系的形成。由於異物志是依附於地方而產生的物產專志，考察各種異物志的作者，相較於地理志怪博物典籍中周遊天下環視山川的眼光，異物志中更加關注物之所以「異」其背後的原因，在比較之下可以看到人對空間的觀看視角轉變，乃至於形成一個新的記述系統。循此脈絡，本文進而思考在異物志不僅具有將邊緣地區帶入中原視野的意義，對異物志的作者而言，「異物」並非全然陌生，而是展示出一種與身在帝國中心相異的感覺結構。

異物志同樣是對地理版圖的呈現，從對山川物產的依次臚述轉向對特定區域中「物」的細緻刻畫，以物為中心的紀錄方式，將原本陌生的異域帶入中原的視野中。乍看之下更加「客觀」、「科學」的文字風格與敘述模式，⁹細察文本可發現對異物的描述方式、承襲的文本很可能是紀錄者選擇的結果。在異物志的引介之下，人們所看見的異域究竟是更加貼近真實的地方，或者是一個被建構、被想像投射的「差異地點」？¹⁰

基於上述思路，本文嘗試考察異物志「以物為中心」的書寫模式如何體現出人對空間的觀看與認知，乃至於對異域的建構與想像。文中以東漢楊孚的《異物志》為主軸展開討論，此書為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異物志專著，內容以南海交阯一帶的物產風土為記錄對象。¹¹《異物志》的文本雖散佚，然自清代起學者鉤沉、輯佚成果頗豐，目前主要可見收於《嶺南遺書》的清代曾釗輯本¹²以及近人吳永章整理與校注本《《異物志》輯佚校注》。¹³然關於楊孚生平的資料記載零星，加上不見文獻全貌，因此本文也嘗試在論述過程中輔以其他異物志文本、史地文獻等外援材料與楊孚《異物志》相互對照，以求貼近當時代對邊地與異物的接觸程度與認識。

二、異物書寫背後的觀察視角

李劍國在其《唐前志怪小說史》中將異物志一類書籍歸類為「地理博物體志怪之遺響」，李氏認為這類典籍當中志怪的成分逐漸減少，其中的地理博物觀念

⁹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259。

¹⁰ 米歇爾·福柯曾提出「差異地點」（heterotopias）之概念來說明在文化中人們對真實空間施予想像、加入對反元素而形成那既真實又虛構，如同鏡像映照出人們的重新建構之空間。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收入夏鑄九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89年），頁225-233。

¹¹ 楊孚所撰的《異物志》題名也有多種說法，包含有《南裔異物志》、《交州異物志》、《交趾異物志》等異名歧出，根據吳永章考定，於異物志前冠以地名之說法應是後人所加，楊孚的原作名稱應當為《異物志》。參見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7-8。

¹² 〔東漢〕楊孚撰，〔清〕曾釗輯：《異物志》，收入〔清〕伍崇曜校刊：《嶺南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¹³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

漸趨平實，即便有神異內容也僅是點綴性質。¹⁴依照李氏的說法，異物志與博物志怪屬同一系統之著作，其中的差別在於人們對地理知識的成熟，紀錄異域風土時因而多採以紀實的筆調書寫。然而，比較異物志與博物志怪之書，兩者間雖然都受到漢末以來博物學術風氣的影響，兩類文本中也出現共同的物象，卻仍表現出迥異的寫作動機與目的。本章將就《異物志》的書寫特色、觀察視角以及書寫者的感覺結構三個層面分別展開論述，試圖藉此釐析《異物志》的內容及其表現手法間的關係，凸顯異物志一類文體的特點。

（一）物何以異：紀實性與想像性並存的書寫特色

首先，博物志一類書籍不僅單純為將殊方異物納入知識體系，大量的博物書寫背面是一「博物思維」的推動與支持，對宇宙物理的通曉指向探求天道的最終目標，因此博物被視為理想人格的特質。¹⁵相較之下，異物志雖也受到此一時期學術風氣的影響，但在異物志中對異地之物的「發現」與「紀錄」乃大於標舉博物、多識與追求理想人格的意圖。然而，異物志與博物志怪典籍在書寫的動機與目的有所差別，卻不能脫離漢末六朝以來的博物知識體系之學術背景。

若比較《異物志》中的內容與自《山海經》以來的地理博物志怪書籍，可以發現兩者之中有不少重複出現的紀錄對象。試以《山海經》、張華《博物志》與楊孚《異物志》中皆記載的「穿胸國」舉例比較：

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¹⁶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便怒而射之，迅風雪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民。¹⁷

穿胸人，其衣則縫布二幅，合兩頭，開中央，以頭貫穿，胸身不突穿。¹⁸

¹⁴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頁 259。

¹⁵ 許聖和在《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中指出博物思維與聖人之德的聯繫。錢穆對《論語》中「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解釋同樣可說明博識於物對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性不只要求知識廣博，還包含在道德層面上達到民胞物與的追求：「詩尚比興，多就眼前事物，比類而相通，感發而興起。故學於詩，對天地間鳥獸草木之名能多熟識，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則俯仰之間，萬物一體，鳶飛魚躍，道無不在，可以漸躋於化境，豈止多識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廣大其心，導達其仁。」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8；錢穆：《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2 年），頁 235。

¹⁶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出版，1995 年），頁 194。

¹⁷ 〔西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22。

¹⁸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15。

在《山海經》與《博物志》中特別紀錄了穿胸國人的身體構造迥異於常人，並直接以此特色來命名該地。¹⁹此外，《淮南子》、《括地圖》、《異域志》中都有對穿胸國相關的紀錄，這些紀錄中穿胸國皆位於南方，當地人「胸前穿孔達背」。²⁰在《異物志》中則說明「穿胸」指的是當地衣著服飾的特色，具體形容該地人服裝剪裁的細節。相較於《博物志》中以神話想像解釋異域風俗，「穿胸國」一例中《異物志》的紀述較合乎事實的解釋，凸顯出實地考察所得的紀實性書寫特色。

對相同物的描寫還能見於對動植物的紀錄，《異物志》與志怪小說《神異經》中都有對甘蔗的描寫：

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特醇好，本末無薄厚。其味甘。圍數寸，長丈余，頗似竹。斷而食之，既甘。生取汁為飴錫，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²¹

南方山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圍三丈八尺，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虻蟲。²²

在這兩條資料中皆對甘蔗的外型、特徵、作為食物的滋味或功效一一紀述，表現出同一種對物的知識性理解，反映出此一時期人們對於物的客觀把握，以及如何將物象納入知識體系的認識過程。

另外一方面，《異物志》也不乏富有想象色彩的書寫，如：

獼母，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還活。²³

東北荒中有獸名獼豸，一角，性忠，見人鬥，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²⁴

其中紀錄獼母有復活的能力，可能是獸類遇險假死的自保招數；獼豸則能藉由接觸而知人曲直，辨認有罪者。這類紀錄更容易令人聯想到志怪小說中充滿神異色

¹⁹ 此種以非常人的特色命名某地的方式，顯示出命名者自身以中心自居，看待「非我族類」時將之「他者化」。葛兆光便曾考察古代志怪博物書中對異族的描寫，並指出這些記載中往往將異域族群視為與「文明」的中原相對的「蠻夷」，並將異族想像成「非人」的形象。參見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想像異域的資源變化〉，《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8。

²⁰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15-16。

²¹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131。

²² 王國良：《神異經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71。

²³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52。

²⁴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38。

彩的書寫風格，可見《異物志》以「志」的文體試圖呈現邊陲地區的實景之際，在實錄的動機下，也包涵看似虛妄怪誕的紀錄內容，如今檢視似乎有紀錄中混融「真實」與「想像」的問題。²⁵然此正反映出該時空背景下人們知識的邊界，以及面對陌生領域時，如何透過已知概念以及語言文字來觸及未知的世界，又如何將異物安置進入知識結構中。

根據李翠葉的考察與分析，異物志中記載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隨王朝開闢疆土而產生的對新領地的記載，二是域外地記，三則是以國都為觀察視點的偏遠之地。²⁶楊孚的《異物志》應屬於上述分類的第一類，《異物志》的紀錄範圍為南海交阯一帶，此地於西漢時設「交阯刺史部」，至建安八年交阯才在地方官上書請求之下「立州置牧」，是東漢十三州當中最晚設立者，可見其地處偏遠，相較其他地區較不受到中央重視的地位。²⁷因此，當時普遍對交阯的認識應當不多，身為朝廷官員的楊孚撰寫《異物志》便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媒介，使邊陲地區的知識進入中原人士的視野當中。

（二）物之用：異物與日常生活

地理博物志怪書籍的書寫模式中，環視天下的視野帶來對廣大地理空間的認識，²⁸在此觀察的角度中，雖然內容多記遠方異域，整體結構卻不脫離「中心—邊陲」的脈絡，凸顯的是異域與中原的差異性。《異物志》中以「異」來標舉特定區域的物，同樣流露出區分的意識。誠如晉人郭璞曾道：「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²⁹點出所謂「異」來自人的認識。而《異物志》區分「異」與「常」亦不能脫離帝國中心將自身定義為「常」的權力脈絡而言。然而《異物志》中以一地為範圍的觀察與書寫呈顯出一種更深入邊地的視角，更加著重於如何將區域實景呈現於中原人士眼中，打破「遠國」的隔閡，而呈現出同屬天下範圍內的邊陲區域生活圖景。

《異物志》既以「物」為名，固然多記異域之物，透過這些對物的記述可以發現異物志的作者是如何觀察物，以及著重於哪些特質描寫。以下試臚列幾項《異物志》中的條目舉例說明：

²⁵ 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做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365-400。

²⁶ 李翠葉：《漢魏六朝地記之文體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69。

²⁷ 吳修安：〈先秦「九州」說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從兩漢刺史部到唐代地理文獻編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5期（2016年6月），頁24-26。

²⁸ 如葉舒憲指出《山海經》中紀錄的範圍不僅包含傳統意義的「天下」，還涉及中國之外的「四海」，對地理空間的劃分呈現出「五方空間秩序井然的世界結構」。參見葉舒憲：〈「同心方」的想像空間與大一統政治秩序〉，收於葉舒憲、蕭兵、〔韓〕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8。

²⁹ 〔東晉〕郭璞：〈注山海經序〉，收於袁珂：《山海經校注》，頁478。

麋狼，形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則挂角，故恆在平淺草中，逐入林則得之。皮可作履襪，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踞床。³⁰

白蛤狸，剝其外韋囊，以酒洒而陰乾之，其氣如麋。若雜真麋中，鮮有別者。³¹

瑇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籬籐，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煮其鱗，如柔皮。³²

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特醇好，本末無薄厚。其味甘。圍數寸，長丈余，頗似竹。斷而食之，既甘。生取汁為飴錫，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³³

《異物志》中對物的紀錄除了物的外型特徵、生長習性之外，可以發現物如何「為民所用」是主要的描述重點，甚至決定了紀錄者對此物的認識面向。例如為了解釋人們捕獵麋狼的方式是藉由將之趕入樹林中使其角被樹木困住，因此作者注意到並特別描述了麋狼的生活環境。又如記載如何處理白蛤狸、瑇瑁等動物特定的身體部位用以作為日常用器，以及如何將植物加工製造成各種型態以適用於不同的食用方法。

在這些對物的紀錄當中，不僅能見草木蟲魚鳥獸的實用功能，透過這些記述，我們還能從中窺見交趾人民日常食衣住行的片段。除上列條目外，《異物志》中還多記可食用的蟲魚鳥獸與食果，草木可造船建屋，獸皮、象牙也皆有經濟價值，大部分的條目都不單純僅記動植礦物存在於自然中的樣態，物的實用性、物與人的關係大量出現於《異物志》的紀錄當中。由此可見，觀察者對物的實用性之關注，還可以從物的記述中推想，紀錄者的目光並非漫無目的的捕捉一切進入眼簾的物，他顯然有意識的選擇與當地生活、民俗息息相關的事物，藉由以物為中心的觀察與書寫勾勒出交趾一地的風土民俗與生活樣貌。

（三）經驗視角下的異域

上文已說明《異物志》中紀錄的物的內容面向，而在對物的書寫中豐富的感官經驗是最能體現《異物志》「實地考察」的特色。段義孚在討論人對空間的感受時從感受的意向性談起，並且指出人們是在感覺中認識、區分、結構化世界。

³⁰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48。

³¹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56。

³²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94。

³³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131。

³⁴大量的感覺描寫出現在《異物志》當中，表現出觀察者經驗空間的歷程。也因為細膩的感官描繪使讀者可以透過文字認識事物，各類異物志往後也被引用於文獻中註解物類，被作為提供異物知識的實用材料。以下舉芭蕉條為例說明：

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鑊煮之為絲，可紡績，女工以為絺綌，今交阯葛也。其內心如蒜，鵝頭生，大如合拌，因為實房，一房有數十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剝其皮，食其肉，如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余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³⁵

中國古代典籍中對芭蕉的詳細記錄首見於楊孚《異物志》，其中對芭蕉的外型、滋味、功能、乃至於食用所帶來的飽足感皆有鉅細彌遺的描寫，芭蕉可用於紡織，滋味甘美且提供溫飽的特徵匯聚成一種富足美好的形象。《異物志》中頻繁的藉由味覺與嗅覺的感官經驗紀錄事物，尤其在紀錄食果一類時甘美、馨香的滋味充盈於果物豐產的南方。如描述荔支「味甘絕口」，橄欖成熟時「甚香」，桔「皮甚馨香，又有善味」，余甘雖然入口苦澀，吞嚥後卻「甜美足味」。

《異物志》透過實地觀察，自然空間中那些使人留下感受經驗之物被記錄下來。也因為經由感覺認識空間，交阯在楊孚的紀錄下顯得具體真實。誠如段義孚曾論述感官經驗之於人們認識空間的重要性，並強調「感覺」與「反思」必須共同運作，方能使地方產生真實意義：

如果我們不能從外部審視它（某地），或者基於自身的經驗反思它，那麼它的形象就缺乏清晰性。而如果我們只是從外部——通過遊客的眼睛或閱讀指南中的介紹——知道某個地方，那麼這個地方會缺乏真實意義。³⁶

對楊孚來說，他正好處於段氏所說的內部與外部的邊界上，³⁷他身處異域的同時

³⁴ [美]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8。

³⁵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134。

³⁶ [美]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頁14。

³⁷ 關於楊孚的生平資料，明代歐大任《百越先賢志》中記有楊孚本傳，然經郁冲聰考證此篇文獻疑為偽作。參考唐前資料僅可從《隋書·經籍志》等文獻中知其為東漢人，曾為議郎。王晶波、江永紅等學者皆認為楊孚為南海（今廣東）人，與《異物志》所記錄的交阯同樣屬於嶺南地區。儘管楊孚的身份目前已難以考究，不過重要的是無論他是否為南海人，可以確定的是楊孚曾作為中央官員，同時根據《異物志》的內容又能推斷他對於交阯地區的認識應當大部分親身經歷，如此一方面帶有中央朝廷立場，一方面又位於對邊地有一定程度理解的位置，使他兼有段義孚論述中外部與內部的視野。參見郁冲聰：〈四種中古「異物志」考訂、輯補〉，《史志學刊》2022年第3期，頁44-46；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頁178；江永紅：〈楊孚《異物志》之物類記述及其影響〉，《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5年12月），頁99。

原本的感覺結構被新接觸的空間鬆動與重構，於是我們在《異物志》裡看見的不再只是一個個名詞，因為「感覺」證實了這些物類的真實性，原本陌生的事物通過觀察者切身的經驗而變得可以想像，我們從中認識到異物的清晰樣貌。

綜合上述三點，可以發現《異物志》當中觀察「異」的眼光具體而微的描繪出異物存在於異域生活環境中的樣態，並透過感官經驗的接觸與描述，呈現出地方的真實性。然而此書寫目的是為發揚、引介異域，抑或純粹服務於帝國剝削的意圖？《異物志》中提及帝國與邊地互動的內容僅「桔」一條曰：「交趾有桔，置長官一人，秩三百石，歲貢御桔。」³⁸，並且大多內容書寫物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大於強調政權與地方的互動。由此觀之，楊孚《異物志》仍較偏重於拓展知識領域的目的，在《異物志》的記錄下，原本陌生的「異物」逐漸明晰，經由觀察者的引介進入既有的知識領域，而此知識性的掌握使異物納入「常」的範圍。³⁹

三、紙上博物館：被建構的邊地

《左傳·宣公三年》中有關於夏鼎之記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像物，百物為植，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杜預對此解釋道：「圖畫山川奇異之物獻之。」⁴⁰擁有四方物產知識是王朝的統治權力的展現。《尚書·禹貢》劃定九州、五服確立了同心方式的王朝地理；《漢書·地理志》更進一步將此空間規矩與行政單位、戶口資料結合，⁴¹可謂體現服務於王朝掌握各地資源之權力的空間紀錄。關於地理空間的記述透過文字呈現王朝版圖，而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觀看，不僅是再現、認識世界的方式，更是建構世界的手段。因此本章欲探究異物志將視野集中於邊境地帶，以「物」為中心的書寫形構出何種空間圖式？

根據《嶺南遺書》中收入的曾釗輯本與近人吳永章輯佚的版本，大致皆依照人、獸、蟲魚、食果、草木、玉石分類編纂，雖是輯佚版本，然此種分類編排的方式並非無所憑據。考察少數今可見保存完整的異物志類別書籍《南方草木狀》，其中書寫的方式亦是以條列的方式羅列各物名稱、特徵、用途等資訊。又，從唐代以後延續異物志一類文體的作品中，可見書寫的方式有著同樣的條列式特徵，因此可以推測今可見《異物志》雖鉤沉自其他典籍，書寫方式大致仍可參考各輯佚本的還原樣態。

³⁸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150。

³⁹ 劉苑如曾提出六朝志怪當中「導異為常」的敘事模式，指出「異」的思維往往是在和「常」與秩序的對比下形成。怪異非常的情境映射出平時不察的自我處境，試圖將異納入常的努力則表現出對秩序的希望。借用此「導異為常」的概念則發現《異物志》在知識建構的意義層面，亦呈現出類似的結構模式。劉苑如：《六朝志怪的文類研究：導異為常的想像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年）；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 年），頁 16-19、189。

⁴⁰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神鬼部一 神上，卷 881，頁 3913 下。

⁴¹ 唐曉峰：《人文地理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頁 266。

在此種書寫方式呈現的不是某地的地理實景，被記錄的物脫離了它們在空間中所處的位置，物與整體環境、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並非紀錄的重點，反之，被記下的物以一種動植物圖鑑般的方式呈現。即便《異物志》中紀錄的是交趾一地的人事物，我們卻難以從紀錄的內容當中看見一個完整而有機的空間。被記載的每一項事物既真實又有各自的特徵，而物與物彼此之間的關係卻是斷裂的。斷裂來自於條列式的書寫模式與有意識的選擇紀錄內容，從上兩節當中可以看到，楊孚在編寫《異物志》時特別著重於那些具有經濟利益或實用性質的物產，且在感覺經驗中呈現為一個美好豐饒的地方；在對所紀錄之物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挑選與重新編列之下，紀實性的內容在另一個層面上顯示它的虛構。

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在論述空間的真實性與虛構性時曾提出「差異地點」(heterotopia)，差異地點並非完全虛構，我們可以在真實空間當中找到其對應。福柯在論述差異地點之概念時舉出五點原則，其中他舉出博物館與圖書館為例：

累積各種東西、建立一個普遍檔案等想法：把所有時光、世代、形式、品味封閉在一個地點的意志；在時間之外，建構一個不被破壞之全部時代地點的想法；一種在不變地點上組織某種持續、無限之時間累積的計劃；整套觀念屬於當代的看法。博物館與圖書館對應於 19 世紀西方文化成為差異地點。⁴²

福柯對博物館與圖書館的說法奠基於西方文明工業革命與帝國殖民歷史背景，然而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其關於累積物件、建立檔案、建構起一凌駕於真實時空中的空間之概念來看待《異物志》的撰寫，由此觀之，《異物志》的書寫何嘗不是建構起一排列珍奇之物的「紙上的博物館」。

《異物志》中特別點出與中原迥異的「異人」、「異俗」，使讀者察覺到帝國官員的感覺結構在進入邊地時，哪些物事激起了他的關注與興趣。邊地在《異物志》的呈現之下被賦予意義，其中「建構」起的地域想像，反映出紀錄者從自身文化出發的視野與假設。⁴³此種建構的意志還可以從《異物志》韻散語言的運用來觀察。在《異物志》所列的介紹條目之外，還收有九首四言韻文分別歌詠犀、鷓鴣、髯蛇、蚌、大貝、榕樹、桂、枕梁、摩廚，九物之中除蚌與枕梁二物韻文僅存二句，其餘七段韻文皆描繪該物的珍貴性與代表性，以下錄犀、大貝、摩廚三首試說明之：

⁴² [法] 米歇爾·福柯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收入夏鑄九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232。

⁴³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出版，2003 年），頁 241。

于惟元犀，處自林麓。食惟荊棘，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異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⁴⁴

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匪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⁴⁵

木有摩廚，生於斯調。厥汁肥潤，其澤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彼州之民，仰為嘉饈。⁴⁶

《史記·樂書》中有〈天馬〉歌詩：「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⁴⁷將來自外國的異物視為祥瑞歌頌之，而《異物志》中以韻文描寫異地物產，承襲了此一脈歌詠祥瑞的傳統。⁴⁸

考察《異物志》中以韻文紀錄的條目，其中運用典故、凸顯物之神異特質的成分更多於其他《異物志》中的散文書寫，如此來自異地的異物被納入祥瑞之物的行列，成為象徵天下太平的符號。例如秦漢以來犀牛以來自邊地的珍貴貢物進入中原的視野之內，「犀甲」、「犀角」的珍稀性使犀牛成為貴重、富足的象徵，⁴⁹「或有神異，表異以角」則強調出犀角的神異性。貝同樣是南海一帶的珍貴物產，而「在昔姬伯，用免其拘」化用西伯昌被帝紂囚於羑里，其大臣以寶物、美女將其贖回的典故，⁵⁰是《異物志》當中極少數在描述物的客觀特徵之外加入歷史典故的例子。而摩廚則是西域、南海特產的植物，不僅可以作為煮食用油，⁵¹服之則有益身體健康。⁵²在〈天馬歌〉等紀瑞詩中，異物因為帝國「有德」因此被吸引前來，表現出四方向中心歸順的關係。《異物志》中雖也能見此歌詠祥瑞的書寫模式，但被歌詠的異物存在於其原生的異域，而非特別凸顯邊地向帝國中心靠攏或強調帝國之德的政治意識。因此相較強調帝國之興盛，《異物志》中所反映的是中心以外的地區自擁有這些珍貴美好的事物。

綜上所述，《異物志》雖被歸類為地理志，書寫具有高度的徵實特性，但在

⁴⁴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46。

⁴⁵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90。

⁴⁶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180。

⁴⁷ 〔西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683。

⁴⁸ 韻文書寫的異物條目與以異物為祥瑞之關聯，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提點，不敢掠美。

⁴⁹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5 月），頁 12。

⁵⁰ 〔西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77。

⁵¹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180。

⁵² 農書、醫書中記載到摩廚都稱其「主益氣潤五藏，久服令人肥健」、「久服健人」的功效。參見〔宋〕唐慎微撰，〔宋〕曹孝忠校，〔宋〕寇宗奭衍義：《證類本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23，頁 94-1；〔明〕朱橚：《普濟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卷 218，頁 3351。

以物為中心的書寫下時空的脈絡被切割、重組，其中更以韻文標誌出特定物象時，再次強調了他所建構的異域空間，使看似客觀記錄的文獻中建構起交織著異域風情與中原想像的地域，一幅精心營構的交阡風情畫。而在楊孚用韻文歌詠的幾項異物的條目當中，從它們過去在中原眼界中的意義或者其所具有的鮮明南方特色，可知楊孚藉由這些物件建立起一個理想的南方風景。然而此歌詠祥瑞的文化意涵發生了些許的轉變，《異物志》中以韻文渲染異物的神異，藉由華美的詞藻與用典，使異物成為美好的象徵。但在韻文中楊孚消滅了紀瑞詩以帝國中央為出發點的思維，反而以歌頌異物來展現異域的繁盛富足。

四、結語

楊孚的《異物志》作為目前可見第一部以異物志為名的著述，以物為中心對異域空間的觀察與紀錄開啟了人們對探索與看待邊地的一種視角。過往對異物志的分類大多將其與地理、博物文獻相提並論，然異物志兼具空間與異物知識的特性又使其許多時候無法吻合於這樣的論述。就楊孚的《異物志》而言，曖昧之處除了來自作者與文本資料散佚，或許更加值得思索的是在中原人士對邊地進行深入認識之初，他們的目光集中在那些知其形象卻不了解其特性的物產，以及他們實地踏查與紀錄中因空間轉換而變動、重構的感覺結構。

當目光聚焦於區域，異人、異物所不同於自我的差異之處得到具體的解釋，也因為處於中原與邊地的邊界上，楊孚得以更加清晰地看見真實的南方。《異物志》體現出不同於白中心看待邊陲的眼光，而是進入異域空間，描寫當中的生活圖景，文本中大量切身經驗感受的描寫成為《異物志》的特色之一。從這些親身經歷而得的感官體驗中，楊孚所經歷的交阡充滿珍奇異獸、果物豐產，在甜美馨香的記憶中，呈現出一片珍異美好的意象。

楊孚所經歷的是真實的交阡，然在《異物志》裡還能見到一個雜揉著真實經驗與想像的理想南方的空間。條列式的書寫物象，意味著作者的揀選與編排，此外，《異物志》中還有部分條目以韻文寫成，透露著寄託於物的象徵意涵，標誌出具有代表性的物產。在觀察異域時，楊孚一面藉由書寫物產建構起一個差異地點，真實的交阡在觀察者本身的文化背景與感覺結構下，形成一個有著濃厚南方風情之所。楊孚《異物志》帶來了一個新的眼光，它反映了在帝國與地方的兩個立場之間，在切身感受異域風土物候之際，人們如何試圖描繪眼前的空間與經歷此空間之感受。繼楊孚之後，魏晉南北朝的異物志隨漸趨頻繁的進入邊境經驗而出現，當異物志成為一個書寫的固定模式，每一個作者也因為自身的時空背景與相異的探索動機而在此類文體中展現各自不同的關懷，此乃是異物志一類文體未來仍有待探索之處。

徵引書目

(一) 專著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
- 〔東漢〕楊孚撰，〔清〕曾釗輯：《異物志》，收入〔清〕伍崇曜校刊：《嶺南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西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宋〕唐慎微撰，〔宋〕曹孝忠校，〔宋〕寇宗奭衍義：《證類本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明〕朱橚：《普濟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 王國良：《神異經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 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李翠葉：《漢魏六朝地記之文體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8年。
-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
-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唐曉峰：《人文地理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出版，1995年。
- 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
- 錢穆：《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2年。
-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出版，2003年。
- 〔美〕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

(二)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晶波：〈《異物志》的編纂及其種類〉，《社科縱橫》1993年第4期，頁65-68。
-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頁178-184。

-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65-578。
- 江永紅：〈楊孚《異物志》之物類記述及其影響〉，《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5年12月，頁99-105、140。
- 吳修安：〈先秦「九州」說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從兩漢刺史部到唐代地理文獻編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5期，2016年6月，頁1-46。
- 祁立峰：〈「想像」與「瞬間」：漢大賦的畋獵描寫與時空結構〉，《興大人文學報》第67期，2021年9月，頁91-114。
- 胡頌：〈植物與帝國：《南方草木狀》與魏晉時期的嶺南記憶〉，《臺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22年3月，頁49-92。
- 郝冲聰：〈從幾種《異物志》看東吳對交州的統治——兼對東吳交州地區《異物志》產生原因在探析〉，《中國地方誌》2017年第10期，頁24-33。
- 郝冲聰：〈中古物產專志的產生與流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6卷第3期，2021年7月，頁59-69。
- 郝冲聰：〈四種中古「異物志」考訂、輯補〉，《史志學刊》2022年第3期，頁43-57。
- 高莉芬、謝秀卉：〈山與物：《山海經·五藏山經》「物」記述〉，《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8期，2016年8月，頁1-12。
-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2010年5月，頁1-81。
- 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50卷第1期，2021年3月，頁19-60。
-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想像異域的資源變化〉，《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1-87。
- 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做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365-400。
- 蕭兵：〈《山海經》的樂園情結〉，收入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方文化碰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48-619。
- 〔法〕米歇爾·福柯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收入夏鑄九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89年，頁225-233。

（三）學位論文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劉苑如：《六朝志怪的文類研究：導異為常的想像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年。